

MARCO POLO

马可·波罗

戴维·巴特勒
〔英〕
基思·迈尔斯

著

DAVID BUTLER
KEITH MILES

〔英〕戴维·巴特勒、基思·迈尔斯 著

钱新哲、夏培静译

马可·波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MARCO POLO
David Butler and Keith Miles

Futura Publications,
a Division of Macdonald
& Co (Publishers) Ltd 1982

马可·波罗
【英】戴维·巴特勒 著
基思·迈尔斯
钱新哲 夏培静 译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8印张2 插页 330千字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6,400册
书号: 10355·581 定价: 2.70元

人 物 表

马可·波罗	意大利旅行家
尼可洛·波罗	马可波罗之父
马塞·波罗	马可波罗之叔
芙洛拉	马可波罗姑母
查 奈	马可波罗姑父
吉 里 奥	马可波罗之友
巴托洛米欧	马可波罗之友
卡特瑞娜	马可·波罗青年时代女友
蒙 尼 卡	马可·波罗女友，杨固养女
蒙娜·菲亚米塔	卡特瑞娜之母
雅 可 波	仆 人
阿加斯丁诺	仆 人
忽 必 烈	元 世 祖
察必皇后	忽必烈之妻
真 金	忽必烈之子，太子
阔阔真公主	真金的未婚妻
铁 穆 耳	真 金 之 子
海 都	忽必烈之侄，草原部

乃 颜

贝 克 特

卡 沙 尔

爱吉阿弩克公主

八 思 巴

阿 合 马

纳连刺丁

阿 刺 罕

伯 颜

范 将 军

也生铁木儿

阿马狄窝·鲁斯梯谦

吉阿凡尼

阿诺尔伏

彼特罗·德·阿巴诺

大缅甸教友

太奥波尔多·维斯康梯

洛伦若·梯埃波罗

威尼斯大主教

尼古拉修士

威廉修士

若 拉

落头领

忽必烈宗亲，草原部

落头领

草原部落头领

贝克特之子

海都之女

忽必烈的大臣

忽必烈的大臣

忽必烈的将领

忽必烈的将领

忽必烈的将领

忽必烈的将领，高

丽水师统领

云南总督，忽必烈之孙

马可·波罗同一

囚室之难友

弓箭手

热那亚监狱典狱长

罗 马 教 皇

威尼斯共和国大公

多明尼克教士

多明尼克教士

侍 女

索·尤素福

喇嘛庙长老

“活神仙”

杨 固

吴 生

钱 虎

扬州总管

梅 丽

塔里布

南宋谢太后

南宋幼帝恭帝

高丽国王

缅甸国王

榜葛刺国王

锡兰国王

马八儿国王

波斯特使

撒拉森、军事首领

全真道士

宋朝遗臣

宋朝遗臣

宋末抗元首领

杨固之女

扬州税务使

“帝王将相们，市民们和所有的人，你们如果希望了解这个世界上的不同种族，异地风光和风土人情的话，就请拿起这本书来，让人向你们朗读吧。你们会在书里发现大亚美尼亚的^①，波斯的^②，鞑靼人的^③，印度的，以及许多其他地区的各种奇迹和新奇古怪的趣事。此书将清楚地向你们顺序描述这些异乡奇迹与风情，一如睿智的高贵的威尼斯公民马可·波罗先生所讲述的那样，他目睹了这一切。”

——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（一二九八年）

① 亚美尼亚在高加索山脉以南，为西南亚洲一古国。

② 波斯，在西南亚，伊朗古称。

③ 鞑靼人，蒙古人古称。

序 幕

夜，如同死亡，降临大地。

浓雾遮盖了整个舰队。除了那偶尔可见的，闪烁着的方位灯，投射出短暂的幽灵般的光以外，船与船之间什么也看不见。风力很弱，只能微微鼓弄着风帆，吹到人身上是湿漉漉的，那沙沙的风声真使人担忧。亚得里亚海水已失去了蔚蓝的颜色，变得冷冰冰、死气沉沉的。一切声音在阒静中听起来，都使人感到神秘而恐怖。人们从甲板下面传来的笑声，象是神奇的回声，而觉得不真实。船只象受折磨的精灵一样叹息，呻吟着，它们高高的船桅绝望地向上伸出，显出纜索的全部轮廓，高傲的旗帜软弱无力地低垂着。

领头的舰队中，在一只船舰的后甲板上，有一个披着斗篷的人影，一动不动地靠着船舷，注视着月色惨淡的夜空。当两个人从掩蔽的桥上走来时，沉重的脚步踏上了甲板，他甚至没有听见；他们提着手提灯发现了他，他动也不动。这两个人身着漂亮的皮制铠甲，表明了他们是军官。他们交换了一下眼光，就向这个沉默的人走去。

一个军官清了一下喉咙，“队长……”没有反应。他提高了声音，“波罗队长！”

马可·波罗动了一下，询问地看着周围。

“十一点了，先生。我们是来接班的，您该休息了，

先生。”

“海上风平浪静，”另一个军官说，“雾一直在海面
上升起。我们是处在安全地区里的。”

马可·波罗摇了摇头。他的胡须因受到日晒和海水浸
蚀而变白了，皮肤因长期旅行而变粗糙了，这使他具有一
付在外过冒险生活，饱经风霜的容貌。他的脸孔漂亮，蓝
色的眼睛惊人地清澈，目光锐利机警。他的身材很高，身
体磨练得消瘦硬实，虽然年已过四十，动作却象男孩一样
地敏捷轻快。他将身上的羊毛斗篷裹得更紧一些，以抵御
阴湿的空气。长期以来的冒险生涯，使他对目前的处境产
生一种本能的警觉。“我不喜欢这种平静，”他说，“它
适合热那亚舰队的快艇，”他凝视着风篷，它们无力地悬
挂在帆桁上。“我们的舰队太笨重了。没有风，连舵都不
动。我们必须使用桨。”

“波罗队长，”一个军官提醒道，“您知道，阿德米
罗经过您的许可已经下令，舰队不得破坏队形。”

“我们要等到看得清楚，才能知道位置。”另一个警
告说。

马可眯起眼睛窥视密集的迷雾。他看见邻近船只后尾
的亮光一闪，接着就消失了。他再一次痛切地感到危险。

“我们马上就要摸索着航行了。愿圣马克保佑我们！”

仿佛作为回答，主桅顶上的旗帜被清新的微风吹起，充
分展现出威尼斯共和国^①的标记——光荣的圣马克雄狮。

“要刮西风了，先生。”一位军官又说道。

“如果我们看不见——他们也同样看不见！”他的同
伴补充说道，“我们不应当远离刻尔若拉。”

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。他们身后舱门打开的声音，打破了沉寂。一股灯光射进这片幽暗的地方，一个声音招呼着其中的一个军官，“阿尔威斯！阿尔威斯！”

但是阿尔威斯还没有来得及转过身来回答，就有一声巨响，船只突然向一边倾斜，好象撞在水下的礁石上一样。可以听到甲板下面的喊叫声，随着，人们爬上甲板观看发生了什么事。忽然间，超过这吵闹和混乱，响起了一阵新的可怕的声音；惊天动地的喊叫，从数百个喉咙里冲出来，似乎充斥了整个大海。

“为热那亚^②和圣乔治^③而战！热那亚！圣乔治！”

热那亚的水兵趁着舰上的人还在惊愕中，就以压倒的人数，一拥而上，毫不费力地登上了威尼斯舰队。钩锚钩住了船舷。站在马可身旁的军官咳了一声，扑通一声倒在甲板上，一支箭命中了他银颈甲上方的喉管，他正往外拔箭就死了。更多的箭发着嗖嗖声，从黑暗中射了出来。从舱口爬出来的威尼斯水兵，象大镰刀扫割草一样，被一片片地射倒。于是，双方展开了殊死的搏斗。甲板上充满了互相撞击的长矛声，互相戳刺的短剑和匕首声。

马可和阿尔维塞处于战斗的中心。一小群威尼斯人冲过来形成了一个保卫圈，围住了他们的队长。但有两人立刻倒在敌人的钢刀下，第三个被棍子打倒在马可跟前。当一个呲牙咧嘴的热那亚人再一次举起他的锤子时，马可朝那人的铁环甲下面，猛捅了一刀。他痛得弯下了腰，连声尖叫着。

现在，双方都使出本领，残暴地进行搏斗。甲板上满是鲜血。痛苦的嚎叫和求饶的喊声，盖过了兵器的撞击

声。但无人表示宽大。这是一场残酷的战斗，双方结怨已久。人们的内脏撕裂开来，四肢被砍断了，人头和身躯分了家。有的人被踩死了，有的被投进了大海。一个从船桅上掉落下来的人眼看着被矛头刺穿，长矛挑着人体，经过了久久的，颤抖的一刹那，终于以重量不支而告折断。

马可意识到这帮登船进攻的敌人已占了上风，这就使他更加拚命地战斗。他用刀剑和匕首刺戳，抡砍，挡开袭击，在受伤的阿尔维塞和来保卫他的威尼斯人周围，杀出了一片空地。他感觉到船身倾斜得更厉害了，海水突然漫过了船舷。他知道他的船快要沉没了，但他不甘屈服。一把剑尖刺进了他的铠甲，他觉得左肩上就象灼伤一样的疼痛。于是他奋力回击，用剑横扫对方的脖子，杀死了这个攻击者。

更多的海水正在涌过甲板，加剧了威尼斯人的恐惧。这时，从上方传来一声欢呼。马可猛地抬头，看到一个动作敏捷的热那亚水兵，从主桅杆上撕下了狮旗，丢进了大海。一片胜利的欢呼声响了起来，表明这只船已被占领。圣乔治已挫败了圣马克。

马可尽管勇敢地进行战斗，但已不能持久。在毫无希望的敌众我寡的情况下，他被迫退到船尾，负隅顽抗。他周围躺下的尸体或伤员全是他的部下。他失去了短剑，他的胳膊已经痛得麻木了，但他仍然带着失败的狂怒战斗着。直到一只沉重的拳头从一边击中了他的前额，于是他眼前一片漆黑，倒在地上，完全失去了知觉。

他不知道他这种昏迷状态持续了多久。当他最后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已在热那亚舰队的一个船舱里。他躺在光光

的船板上。舱底的污水浮渣使船板变得滑腻腻的。他听到周围尽是呻吟和低语声。他想引颈看一看左右几十名战俘，但是头上和肩部的疼痛使他放弃了这个念头。他的右手还另有一处麻木的痛楚，那是在战斗中受的伤，伤口刺得很深。这两处伤口都用肮脏的布片胡乱裹着。他虽然出血过多，很衰弱，他所能做的只是躺在那儿，忍受着同伴们散发出热烘烘的臭味，注视着头上的铁栏栅，从那里投射进了使他觉得可怕的光柱。很快地，他又昏睡了过去。

圣乔治舰队胜利到达家乡热那亚港时，一阵喧闹的欢迎声迎接他们。舰队后面，拖着被俘来的威尼斯船只，船尾向前倒曳着旗帜。摩洛·威西奥是一座巨大的防波堤，这防波堤是供公社强大的战舰队和商船队用来安全避难的，当舰队驶经这里时，马可和他的被俘伙伴们，衰弱、垂头丧气、被驱赶在一起，押守在甲板上。马可虽然还很孱弱，步伐不稳，却努力设法从那群人中间挤出来，首次瞻望这座城市。

热那亚真是令人惊异，即便是马可，他曾经看见过如此众多的奇景，现在所看到的景象也使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：壮丽的，耸入云霄的山峦，巍峨地俯瞰着这个城市。无数的橄榄树似乎是挂在丰沃的绿色山坳里，就好象群山披上了一件长袍，给全部景色增添了富饶的气氛。假依在这壮丽夺目的大自然长袍边上的，就是热那亚。大理石宫殿在太阳下闪闪发光，大教堂的尖顶插入天际。幢幢楼房，座座城堡和高高的塔尖，犹如一幅最精美的刺绣。

“快点！到那边去！”

马可和其他人被卫兵赶到了岸上，穿过了码头边上嘲

弄他们的群众。这时，童话般的奇境就消失了。从海上看来如此迷人的热那亚风光，在非常靠近时，才知道它只是在杂乱无章中的偶尔一现。这儿却是一片污秽、喧闹、丑恶的地方。战俘们被带领着爬了一大段好象永远也爬不完的长长的阶梯。他们迂回曲折地、在两旁全是高耸的楼房中间走着。这时，他们才发现，他们原来是在光线全被遮挡住的狭窄的街道里面。

爬登阶梯消耗了马可仅有的精力，他跌倒在地上。另一个战俘跪倒在他身旁。

“马可先生！”这个人虽然自己也跛着腿走路，却想把俯伏在地上的人扶起来。“队长！……队长！”

马可苏醒过来，认出那是吉阿凡尼，他船上一名弓箭手。一个卫兵从中挤过来看看为什么队伍停了下来。当他看见马可时，就用矛头指着说，“拉他起来，往前走！”

马可在人们帮助下站了起来，但很快他又向前倒了下去。另一个俘虏抓住他的左臂扶住了他。马可肩上的伤口又裂开了，使得他痛苦地尖叫起来。

“当心！”吉阿凡尼警告说，“他受伤了。”

马可筋疲力尽，发着高烧，靠在吉阿凡尼身上。他的双腿不听使用了，吉阿凡尼不得不承担他的全身重量；他走着，不禁气喘吁吁起来。走了几步之后，吉阿凡尼转过来向守卫恳求说，“求求你，帮帮忙吧。他要水喝。他发高烧呢。”

“每一个俘虏都在发高烧。”守卫回答。

“但这是波罗队长，马可·波罗。他是威尼斯贵族！”

守卫兵耸耸肩膀，“走吧！”他命令说。

“你没有同情心。”吉阿凡尼指责他说。

“你们威尼斯人杀死了我的两个弟兄，不要对我说什么同情心。走吧，走吧！”他粗暴地用长矛杆戳着马可的后背，推搡着他往前走。

马可沉重地靠在这个青年人身上，痛苦地拖着双腿挪动着步子，等他们到了牢狱门口才停下来。他向那依然可见的一小块天空瞥了一眼，就被卫兵投进牢门。

虽然马可的职位能使他享受较好的待遇，但他却和大批其他的威尼斯人一样，被扔进一间潮湿的大牢房里。牢房里过分拥挤，只有几个肮脏的草荐可以睡觉。这些草马上就被几个最适合睡草荐的人占据了。其余的人就躺在石头地上散铺着的齷齪稻草上。一天送一次淡而无味的麦片粥和走了味的陈面包。

吉阿凡尼自愿做他的队长的随从，很快就发现他还必须担任他的警卫。

“够了！散开！散开！”

热那亚卫兵打开牢门，冲进来阻止一次类似的小暴动。两个囚犯激烈地在地上搏斗，其他人在一旁怂恿着。他们喊叫着，当两个人滚在一起的时候，人们就踢那其中个子较小的一个。

卫兵凶狠地刹住了这次喧闹，用棍棒抽打靠得最近的人。犯人们就迅速地躲到地牢的墙边，假装和这次骚动没有关系。吉阿凡尼一直被一个个子比他大得多、强壮得多的人紧紧抓住。这时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累得呼呼直喘。

人们听到石头过道里走过来的脚步声。当典狱长阿诺

尔伏进来时，所有的眼睛都转向门口。他是一个气度不凡的人，穿着雕镂精美的铠甲，举止露出贵族的高雅风采。他带着冷冷的蔑视，环顾面前这一幕闹剧。他嗅到了病人的恶臭和牢房里的尿骚味，他的鼻孔缩着。他说话冷静，但使人战栗。他缓慢地、威胁地环顾犯人，他们现在都畏缩地从他身边走开了。“你们告诉我，谁是这场可耻吵闹的头儿，否则，凡是数到十的人都要被绞死。”一阵可怕难熬的沉默，每一个犯人都在掂量典狱长的话。

沉默一分钟之后，阿诺尔伏不耐烦了。“好吧。”

他向一个卫兵示意。卫兵跨步向前，抓住了第一个牺牲者，准备送往绞架。和吉阿凡尼打架的大个子，丧失了胆量，怒目而视地指着门口的那个人说：“就是他！是他引起的！”

阿诺尔伏用疑问的目光环视其他人。没有人敢说话，因为大个子已在牢房里恃强建立起了他的权威。阿诺尔伏把他们的沉默看成同意。他急促地宣布说：“把他带走！”

两个卫兵弯腰从地上拉起马可。他软弱无力，在卫兵手中毫不反抗，他的目光呆滞，全身都淌着汗。

“您看见了吗？先生？”吉阿凡尼恳求说，“他受伤而且发着高烧。他几乎不能动了。他们打他，我想保护他，但是……”

从吉阿凡尼青肿的脸上看，他被揍得不轻。阿诺尔伏看见马可不可能为害，就点了点头，卫兵又把这个成了负担的人放在地上。典狱长打量着这些威尼斯人。

“为什么你们要指控他呢？他干了什么事？”

“他是个招惹麻烦的人。”欺负人的大个子反驳道。

“全都是因为他说谎，先生。”另一个分辨说。

“他讲的那些故事，”一个穿破衣服的枯瘦的人说，“您应当听听，先生！”

“真的！”欺负人的大个子同意道，“正是那么一些玩意儿！他是撒旦的儿子。他想使我们相信那些故事：什么教士会飞，尘土会爆炸，什么各式各样的神和稀奇古怪的龙。他看我们没有文化，想骗人。”

“是些什么故事呢？”阿诺尔伏问道。

“他不过是在回忆他的旅行罢了，先生，”吉阿凡尼解释说，“他是个威尼斯商人，一个船队的队长。他讲了许多奇怪的事情，是很不好懂。但只是因为他在发烧，先生。他在说胡话——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”

“舰队队长？”阿诺尔伏的兴趣提高了。“你是谁？他的仆从吗？”

“许多仆从中的一个，先生，”吉阿凡尼机灵地撒着谎，“他是一个贵族，先生。他的家庭很富有。他们会用大笔赎金来赎他的。”

“你是说，很有钱吗？”阿诺尔伏研究着他脚下的病人，“好吧，在我们得到那笔赎金之前，我们一定不让他死掉。我们会把他放进塔楼内，和另一个说故事的人同一房间。”他看着吉阿凡尼，“抬起他的脚。”

“是，先生。”吉阿凡尼服从得不能再快了。

阿诺尔伏走到说马可坏话的三个囚犯面前。“你们就是这样出卖你们的队长来保全自己卑贱的脑袋吗？”他轻蔑地说。他转向卫兵，鄙视地对欺负弱小的大个子和他的两个同伙打着手势，“鞭打他们。打三十下……不，打五